

大爱无疆,农民夫妻收养残疾弃儿 23年—— 捡来的“孬蛋”也是宝

□ 记者 张丽娜 通讯员 李约浪 文/图

颧老虎的「大家庭」

洛龙区辛店镇辛店村有户人家比较特殊。这家人无钱无势,可是全镇父老乡亲几乎都晓得他们家的故事。那天上午,我们在镇上随便一打听,就有四五个妇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:

“没见过那样的人!”

“谁说不是,鲜哩很(洛阳方言,意为‘好得很’)!”

这一家“人丁兴旺”,户主叫颧老虎,今年59岁。他和57岁的老婆胡秋芳养了俩闺女、俩儿子,外加两条狗、三只猫、八头猪。

说这家特殊、“鲜哩很”,不在于老夫妻养的动物多,而在于他们的两个儿子较常人不同。大儿子小名叫“大孬蛋”,是个哑巴;小儿子小名叫“小孬蛋”,也是个哑巴。

这世上哑巴何其多,颧家有俩也不稀罕,稀罕的是那个小哑巴是他们从路边捡回来的。



1 陌生女人的“礼物”

颧老虎家住在村西,他家的门脸好认:门口有把椅子,上面“拴”着个年轻汉子。这汉子终日瘫坐,似无筋骨,一脸痴笑地舞着双手,嘴里呷呀不休。每当他快从椅上滑下来时,便有一双苍老的手将他抱正,紧一紧勒在他腰间的布条,使他更牢靠地贴在椅子上。

这痴汉便是小孬蛋,扶他的是他母亲胡秋芳。胡秋芳非常矮小,身高1.45米,头发花白。她身上的衣服旧且破,肩上裂着口子。小孬蛋的衣服也旧,但不破,而且很干净。

颧老虎蹲在妻子旁边抽着劣质烟。他比妻子高大浑实,笑容憨厚。

当年的那一幕,夫妻俩都记得很清楚。

那是1988年,颧老虎年富力强,不但包种了十几亩地,农闲时还帮人干活挣钱。那天,跟他一起干活的伙计说,村民姚路(音)去黄河北收账,在车站遇到个抱着婴儿的陌生女子。那女子借口上厕所,让姚路帮忙抱一下孩子。姚路抱了半天,不见那女子回来。

“她这是要抛弃娃子!姚路去派出所报案,派出所民警说这事儿不好办,要是他想收养,可以把娃子抱走。他没办法,抱着娃子回了村。可他媳妇不让他把娃子弄回家,他蹲在路边发愁。”颧老虎说。

伙计们揶揄着颧老虎夫妇收养弃婴。胡秋芳看这娃子“干巴细瘦,怪可怜”,心一软就抱在了怀里。颧家本已有仨孩子,老大、老二都是女儿;老三是儿子,生下来时健康活泼,一岁多时发烧,打针落下后遗症,成了哑巴。

按说,颧家子女多,负担本来就够重的,但两口子寻思着“家里有钱,多口人不过添双筷子”,并没觉得收养弃婴有何不妥。

“这娃子才半岁,看着没啥毛病”,他们抱着弃婴去医院检查,医生只说:“这孩子出生后就没吃过奶。”

颧老虎给弃婴取名“颧拾五”,意思是捡回来的孩子。



2 亲生儿也没享受这待遇

刚开始,颧拾五“拉的屎像石头一般硬”,而且总是哭。颧老虎和胡秋芳轮流抱着孩子哄,经常整夜睡不着觉。

颧老虎整箱往家买红星牌奶粉,因为“娃子吃得多,一天得喂八九回”,这是颧家亲生子女都没享受过的待遇。颧老虎说:“他们(亲生子女)哭闹,我从来不哄。他们也没吃过奶粉这种金贵东西。”

颧拾五满周岁时,胡秋芳发现情况不对劲:娃子脖子软,头耷拉着——人家说这叫脑瘫,“不但傻,而且哑,不会走,不会坐”。

邻居们都劝他们把颧拾五送出去,说这娃子是个累赘,会拖累他们一辈子。夫妻俩也愁,夏天愁冬天,冬天愁夏天,愁了一年又一年,还是舍不得丢。“没人管,娃子就活不成了。他也是一条命,总不能把他害了”,他们决定把颧拾五养大。“有俺们一口饭吃,就不能饿着他。”颧老虎说。

养活脑瘫孩子,说着容易做着难。颧拾五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一日三餐要人喂,拉屎撒尿也要人伺候。胡秋芳

估摸着该解手了,就褪下他的裤子,往他臀下支个罐子。可是,估算总有失误,她只得一遍遍擦屎刮尿,换洗颧拾五的床褥、衣服。

颧拾五睡觉不老实,又蹬又踹。他爸怕他从床上摔下来,就用木板做了贴地矮床。怕儿子窝在屋里憋屈,只要天气晴朗,胡秋芳就抱着颧拾五到院里透气。她将松软的旧衣服垫在椅上,用布条把颧拾五拴在椅背上,好使他可以“坐”着晒太阳。“怕他乱动弹,被布条勒死”,胡秋芳哪儿也不敢去,专门在家照顾颧拾五。(上图)农忙时,夫妻俩都要下地干活,颧拾五就由哥哥、姐姐照应。哥、姐都喜欢颧拾五,他们会喂他吃饭,扶他坐正。

颧拾五的椅子也是颧老虎亲手做的。儿子每长高一点,他就做一把更高的椅子,这样颧拾五坐着更舒适——虽然他根本说不出舒不舒服,但他的父母能感觉到。“天热,哪儿凉快把他抱到哪儿;冬天在他屋里烧着火炉,怕他冻着”。

我们跟胡秋芳聊天时,她的目光时不时会转到儿子身上。见他眼皮上落了只苍蝇,她慌忙用手驱赶。

3 拾破烂也要养活这弃儿

颧拾五渐渐长大,他的父母却渐渐衰老。颧老虎干不动重活了;胡秋芳已经抱不动颧拾五了,只好与丈夫合力将儿子抬到院里或床上。

由于家里穷,交不起学费,颧拾五的两个姐姐初中就辍学了;他和他的哥哥更是从没过过学堂。为了维持生活开销,颧家养了8头猪,颧老虎每天到河边的一个工厂食堂拉泔水喂猪。(左图)此外,他走街串巷拾破烂,多少也换点儿钱。

颧拾五已经23岁了,他的姐姐们也早已出嫁,29岁的哥哥却迟迟娶不到媳妇。他哥是个哑巴,又有他这么一个智障弟弟,没人敢嫁,这使老两口颇为头疼。

其实,大孬蛋除了不会说话,其他与健康人无异,而且在一家福利厂打工,可以自力更生。夫妻俩最担心的是小孬蛋,怕他将来没人管。

“现在政策好,镇政府给小孬蛋送了张轮椅,每月还给俺家补贴百十块钱呢!可要是俺老两口病了、不在了,谁照顾他?”胡秋芳说,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。

“要是小孬蛋能学会自己吃饭,那就好了。”这是胡秋芳的最大心愿。她不敢想太多,因为想也没用。小孬蛋不幸被亲生父母抛弃,又有幸被胜似亲生父母的人收养,说明天无绝人之路。她这么说着的时候,颧拾五一歪歪着头

看着母亲,母亲笑,他也笑。母亲开玩笑说“把你送走吧”,他就撇着嘴晃头。

“这娃子不会说话,可心里透亮着呢!”胡秋芳说。

在这对农民夫妻看来,活着便是好的。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,固然有种种灰暗丑恶,但更多的是光明与美好。

征稿启事

每个人都有故事,再平凡的人,也有自己难忘的故事。您在生活中经历的那些悲欢离合,那些喜怒哀乐,那些尴尬伤怀,那些有趣的、感人的、曲折的、温馨的故事,是我们想要倾听的旋律。如果您愿意,请讲给我们听。

报料热线:18937992539。